四庫全書

史部

史部四十

政書類存目二

邦計彙編十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李維撰維字仲方肥鄉人雍熙二年進士召試中書知制誥歷翰林學士工部尚書柳州觀察使事跡具宋史本傳是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實册府元龜邦計一門之總叙案晁公武讀書志載修册府元龜時預修者十五人維居第四又

械初撰編叙諸儒皆作眞宗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夏竦等付楊億竄定其劃劉此序詭題書名而以爲維之所撰蓋以此云

拯荒事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元歐陽元撰元字原功瀏陽人延祐二年進士除同知平江州事調蕪湖武岡二縣尹召爲國子博士遷翰林待制天歷初授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至正初以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爲總裁官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謚

曰文事跡具元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稱蕪湖本南方澤國比隣數邑並在水鄉每當春夏之交陽侯不戢遂成饑歲余忝爲令長因將救荒事畧一編云云與本傳稱嘗知蕪湖縣語相合然其書但引故實二十二條無一事之擘畫其居天復甲子竹放花結米一條尤不近理竹米偶生非人力可致採食竹米亦何需官爲經理耶學海類編所載諸書十有五僞此書殆亦托名於元也

寶鈔通考八卷永樂大典本

元武祺撰祺里貫未詳至正十三年爲戸部尚書因當時鈔法漸壞浮議者但以不動鈔本爲名而不詳流通之實乃歷考中統以後八十餘年中鈔法撰爲此書大㫖謂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至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中印者多燒者少流轉價而鈔法通自仁宗皇慶元年至延祐七年共九年印雖多而燒亦多流轉漸少鈔法始壞自英宗至治元年至三年印雖多而燒者寡流轉愈多鈔法愈壞自泰定元年至至順三年共八年印者少而

燒者多流轉絕無鈔法大壞復合計六十四年中
總印鈔五千九百五萬六千餘錠總支五千六百
二十餘萬錠總燒三千六百餘萬錠民間流轉不
及二萬錠以經世大典所載南北戶口民數計之
其無鈔可用者至二千萬戶之多民生安得而不
匱財用安得而不絀乎其言可爲行鈔之戒元史
食貨志所載鈔法僅詳其制度數目而於財之息
耗民之貧富未之詳言似乎未見祗書存此一編
亦可以補史之缺然此書在當日爲洞悉利弊之

言在今日則鈔法之不可行無智愚皆能知之無待縷陳矣故撮舉大要附存其目而書則不復錄焉

元海運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驗其文乃邱濬大學衍義補之海運一條也亦不善作偽矣

漕政舉要錄十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觿已著錄是編乃正德巳巳寶

以副都御史總漕江北時所作卷一至卷六爲河渠之政卷七爲舟楫之政卷八爲倉廒之政卷九爲卒伍之政卷十卷十一爲轉輸之政卷十二爲統領之政卷十三至卷十五爲紀載之政卷十六爲稽古之政卷十七爲準令之政卷十八以襍錄終焉

鹽法考畧一卷錢法纂要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皆題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此二書諸家書目皆不載以其文考之即濬大學衍義

補中之兩篇也曹溶割裂其文並載學海類編中較其以元海運志爲危素撰者猶爲近實然摘錄巨帙之一篇即別立新名亦猶之乎作僞也

鐵冶志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浚撰浚字汝源南安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正德癸酉浚督理遵化鐵廠創爲此志自建置山場迄於雜職凡二十三目冠以公署鐵廠二圖所紀皆歲辦出入之數頗瑣屑無裨考證案明史職官志載工部分司祇有提督易州山廠

柴炭一員而浚所志遵化分司始委主事宏治中
改用郎中奉勅董理列歷官姓名甚悉不知史志
何以遺之殆其後又經裁汰耶

陽明鄉約法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宏治已
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事迹具明史本
傳是書已載陽明全書中崇禎閒嘉善陳龍正復
錄出別行其法有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知約約贊
諸人已極繁瑣至爭鬭賦役諸事以至寄莊人戸

納糧當差皆約長主之蓋欲以約長代周官比長黨正之法然古法實不盡宜於今也

陽明保甲法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悉載牌諭諸文亦見陽明全集中陳龍正錄出別行而各附題識於其下

救荒活民補遺書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熊撰熊字維吉江陰人取宋從政郎董煟原書而益以有明卹賑制詔及前代好施獲福事蹟其立意不爲不善然序述典故備錄經典重農之

語則迂而不切襍載諸史賑恤之文則繁而鮮要
皆不免勦襲陳言無裨實政至於盛陳福報尤涉
於有為而為葢鄉里勸施之格言而非經國之碩
畫二氏因果之緒論而非儒者之正理也

鹽政志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廷立撰廷立通山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禮
部右侍郎嘉靖八年廷立以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使清理兩淮鹽政因博考古今鹽制以成此書凡
分七門曰出產曰建立曰制度曰制誥曰疏議曰

鹽官曰禁令每門各分子目凡三百九十有四蓋

制詔疏議每一篇列一目故其繁至是也

嘉靖清源關志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劉璽撰璽字雙泉濟州衛籍唐縣人嘉靖壬辰

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是編乃璽以戶

部主事監理臨淸關稅時所編即是關之條例也

序稱嘉靖九年以前案牘無徵故舊事皆不載是

猶可以散佚委也其凡例云凡例制不合於今者

亦棄不取則是徵課簿籍榜示商賈吏役者耳志

乘以存舊典寧計其現行否耶璽自序稱訪於僚屬或曰孫松山監淸源有聲過通州會松山松山因出所集淸源關榷政錄示余遂因而補葺爲此書則其原本實爲簿籍宜其如是矣璽任滿未及刋繼其事者爲莆田雍澗乃授之梓書中凡署澗名者又所續增也

淮關志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馬麟撰麟巴縣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南京戸部員外郎是書凡分八門其建置不叙淮關之始末

而泛引歷代征商典故綴爲一卷殊爲汗漫又地志列藝文一門原爲風土而設此志不過徵榷之條格一關之外皆非所屬而亦濫載藝文尤非體例矣

茶馬類考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胡彥撰彥沔陽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巡察茶馬御史因歷考典故及時事利弊作爲此書明制茶馬御史兼理寧夏鹽務故第三卷併記鹽政云

海運詳考一卷海運志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隆慶六年二月宗沐任山東布政使時議開海運而作所載皆其議事呈文是年七月復錄海運志於詳考之外增入海運圖並海運路程奏疏事宜考宗沐官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請復海運其疏載所著敬所文集中本傳亦載其畧然史載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抵天津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

此私令人繼補米可補入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督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歷元年也云云宗沐掇拾邱濬大學補之陳言以僥倖功名不知儒生紙上之經濟言之無不成理行之而不效也觀於宗沐可以爲妄談海運之炯戒矣

洲課條例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侹撰侹始末未詳其作此書時則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也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史食貨志未詳其法蓋以其併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侹爲督理時所輯首載勅諭及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准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事宜九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千頃堂書目載蘆政條例一卷不著撰人註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刊此書有朝賓

序與黃虞稷所載合殆卽一書而異其名蘆洲課卽蘆政也

兩淮鹽法志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史起蟄張矩同撰起蟄江都人矩儀徵人書成於嘉靖庚戌因宏治舊志增損之董其事者巡按御史楊選與運使陳暹也

漕書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張鳴鳳撰鳴鳳有桂勝已著錄是書專論漕運利獘分爲八篇曰漕政漕司漕軍漕河漕海漕船

漕倉漕刑力主海運之利又以漕船工料不堅入水易破欲採木川湖大治萬餘艘斥餘材以支數十年用又以丹陽京口并出於江水淺船多欲别開運道由孟瀆趨白塔河至揚州其說頗多難行

明通寶義一卷廣通寶義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前明錢鈔通行其弊百出汝芳督屯滇省以滇為鑄錢之數因作此書以明其利弊大旨以錢制大小輕重貴在持平乃足為萬世之利歷引古來錢制始自太

具軒轅下迄唐宋臚列具備其第一篇本義引據唐人錢譜謂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按文獻通考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高后二年始行八銖錢是八銖之名定於漢謂秦世八銖非也又考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其文則歐陽詢所書迴環讀之曰開通元寶今書悉謂開元通寶亦非本義

海運新考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梁夢龍撰夢龍有史要編已著錄隆慶末夢龍

巡撫山東適徐邳間漕河淤塞漕運總督王宗沐請復海運下夢龍任其事檄青州道潘允端等履勘試行之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三千二百餘里運米二千石舟行無礙因爲條具以奏併取前後疏議奏記考說輯爲一編宗沐疏所謂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者也其論海道曲折頗爲詳備自邱濬大學衍義補極言海運之利然海運再遭飄溺宗沐亦疊被彈劾事竟不行此云旣而運通報後夢龍亦遷秩去

其議遂寢者文飾之詞耳

海運編二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崔旦撰旦字伯東平度人是書成於嘉靖甲寅時因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以復海運由淮安淸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可避大洋之險旦居海濱習知利害地方大吏咨以開濬之策旦亦以爲必可行惟欲改馬家壕道從麻灣口所條上工役之法堤閘之制甚具嗣以遣官勘視言水多沙磧其事遂寢旦因

檢所作議考諸篇錄而存之

山東鹽法志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查志隆撰謂耀詹仰庇參修志隆字鳴治海鹽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山東布政司左參政耀東莞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仰庇安溪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是編乃志隆官山東鹽司同知時所作耀時巡鹽長蘆仰庇時為山東按察司副使正統中命長蘆巡鹽御史兼理山東鹽法隆慶五年又令山東驛傳副使兼管鹽法

故皆得與志隆裁訂焉

八閩政議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皆載明嘉靖三十二年福建布政使及福建道叅政條議中文曰鹽法綱

銀運脚各爲一卷葢當時布政司所刊則例也

海運圖說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鄭若曾撰若曾有鄭開陽襍著已著錄是編前列二圖後系以說末附海運故道海運之說古無其事杜甫後出塞詩所謂漁陽歡樂地擊鼓吹笙

竿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者不過供億邊帥驕
奢能遠致難至之物以供飲食非謂其時果乏船
以資軍儲也明人懲元末中原梗阻運道不通之
弊多喜講求海運以備不虞不知政理修明則四
海一家何處轉輸之不達如其中原失馭盜賊縱
橫雖遠涉波濤供粟億萬亦何裨於敗亡哉至邱
濬考校歷年漂没之數以爲省漕渠之所費足以
補海道之所失不思歲有沉溺篙工舵師之命動
輒千百又以何者抵之歟若曾此書亦徒是見皆

可謂不求其本者也

蘇松浮賦議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鄭若曾撰其說已具其所撰萬里海防編內此則縷析地畝科徵之數而詳悉陳之嘉靖中曾條上當事力請入告會格於倭變不果行此其遺稿也

重修兩浙鹺志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圻撰圻有東吳水利考已著錄是書圖說二卷詔令一卷鹽政十三卷職官表一卷列傳一卷

奏議三卷藝文三卷前有自序謂武陵楊鶴巡按浙江以鹽規類畧酉戌沿革行鹽事宜三書並舊志授圻增訂遂釆其要約綴入各欵令引票之損益價值之低昂課額之盈縮徵解之緩急商竈之疾苦犂然具載於浙中鹺務紀錄頗詳然多一時補苴之法不盡經久之制也

漕運通志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宏撰宏字希仁海州大河衛人嘉靖中以指揮使署都督同知總運江北舊有漕運志宏病其

未備乃摭拾羣書手自紀錄延熙寧謝純考古今沿革作表六卷首漕渠次漕職次漕卒次漕船次漕倉次漕數又作畧三卷首漕例次漕議次漕文序謂表立則經見畧輯則緯彰書凡十卷而序云九卷者葢漕渠文繁分爲二卷故也

救荒事宜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有中丞疏稿已著錄是編乃其官應天巡撫時以三吳被水而作分目二十三條附議九條大旨不出周官荒政之意葢當時所頒

條教而其屬官爲之刊行也

長蘆鹽法志十三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何繼高馮學易閔遠慶同撰繼高字汝登山陰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學易字莘卿臨海人隆慶丁卯舉人官至長蘆鹽運司運同遠慶字基厚烏程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僉事纂是書時繼高方爲運使遠慶方爲運判故三人以現行鹽法事例參稽典故共相酌定云

通漕類編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有歷代山陵考已著錄是書先漕運次河渠附以海運海道前有自序並作書凡例大抵採自官府冊籍無所考證在晉為經略時值時事方棘一籌莫展逡巡移疾而去蓋好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是書殆亦具文而已

粵東鹽政考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檟撰檟字長儒鄞縣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檟官廣東按

察使僉事統理鹽法時所作上卷載鹽律鹽官鹽署鹽產鹽課鹽餉鹽廠鹽牙鹽包鹽斤下卷載鹽秤鹽罪鹽票鹽旗鹽船鹽限鹽籍鹽會鹽界鹽運於鹺政利獘頗為詳悉其於鹽官題銜之後不紀宦績并不具全前後居官者姓名蓋專為鹽政而作與他志體例不同也繼擡任者張邦翼楊瑩鍾龔承薦皆有所續刻各見所撰序文中然於原書體例則無所改易焉

北新鈔關志十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荆之琦撰之琦丹陽人萬歷甲辰進士仕履未詳是書分十六門其建置命遣禁令經制則例課額責委鈐轄區行利弊因革官廨公署人役十四門皆關政之所當考其藝文一門亦沿淮關志之例非所應有也

開荒十二政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魏純粹撰純粹栢鄉人官永城縣知縣因萬歷三十六年純粹在永城開墾荒田招集流民條上十二議并以其事繪為圖其時上官批答及士民

歌頌皆附焉純粹即大學士裔介祖也

國賦紀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是書載古來賦稅諸法每類引故實一條疎陋萬狀必非元璐所爲殆亦抄撮類書策畧數條嫁名元璐耳學海類編所收大抵此類也

救荒策會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龍正撰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福王召爲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事迹具明史本傳采董煟輯古今救荒活民書三卷元張光大續之明朱熊復加補綴龍正是編則合三家之言刪其繁複而附以崇禎庚辰辛巳嘉善救荒之事其斥朱熊之書襍陳詭異之事持論頗正然大旨不出董煟書也龍正喜談經世之術此亦其一崇禎末嘗建議開貇畿輔河南山東荒田以省轉運史謂是時中原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守常理而已則其所講亦僅紙上之談矣

古今鹺畧九卷鹺畧補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汪砢玉撰 案明詩綜作珂玉字之悞也 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興崇禎中官山東鹽運使判官是書前後兩編卷首皆有自序鹺畧九卷凡分生息供用職掌會計政令利弊法律徵異禨考九門名曰九府鹺畧補亦按九門分類拾遺砢玉當明季匱乏之時欲復漢牢盆之制而用宋轉般之法 案般字今家牘皆書爲搬考李燾通鑑長編凡轉般皆作此般字砢玉蓋因其原文 其意雖善而於勢恐不可行其所徵引務爲浩博多蒐古典亦不切

後世時勢至旁及遐荒尤無關於中國之鹽政矣

救荒事宜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張陛撰陛字登子山陰人崇禎庚辰歲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議煮粥彪佳倡議平糶陛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慮賑或未周貲或虛糜於是斟酌情形創爲十法一聚米二踏勘三優恤四分別五散米六核實七漸及八激勸九平糶十協力擘畫具有條理多所全活因疏其綱要爲此書

鹽法考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目首總論次兩淮次兩浙次長蘆次山東次福建次河東次陝西次廣東所載事迹至崇禎初年而止疑爲明末人所作也

淮鹺本論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文學撰文學有疏稿已著錄是書乃文學於順治庚子辛丑間官兩淮巡鹽御史時作上卷分十篇曰停兌會曰附銷不帶鹽曰復三府曰闢橋掣規曰蠲所掣曰掣江都食鹽曰淮北改所曰撤

分司曰廢興莊臨湖蕩曰草蕩不加稅下卷分十五篇曰恤株連曰緩倒追曰禁私販曰除鏇梶曰謝遊客曰簡關防祛吏獘曰不任承役曰寬追比曰便銷批曰公僉報曰均槩公窩引曰去江製獘曰酌歸綱曰省繁費曰修書院是時尚當

國朝定鼎之初百度新舉往往尚沿明制文學所論葢祇其一時之利獘云爾

明漕運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家相傳已著錄此書溶自載於所輯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文與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河漕轉運篇無一字之異溶斷斷不至此知學海類編决非溶家原本也

蘇松歷代財賦考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大畧謂蘇松二郡之田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竟在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始也因張士誠之負固則太祖以租額為官糧其繼也因萬歷之後有司官以耗增充正

數相沿旣久民困未蘇於是摘其大要彙成一書
并恭錄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歷年蠲欠減額諸
聖諭次載巡撫韓世琦至湯斌十八奏疏伏考蘇松浮糧
之弊業經
特沛
恩綸普蠲舊額東南士女久已歌咏
皇仁恬熙化日此書所載奏疏止於康熙二十四年其憒

形與今全異矣謹存其目以見

列聖以來留心民瘼閭閻疾苦無不上達

天聽者所以

厚澤深仁淪肌浹髓逈非前代之所及也

歷代山澤征稅記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彭寧求撰寧求字文洽長洲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其書臚叙歷代山澤征稅諸政然海租之加不知起於漢宣帝鹽鐵之稅不知起於管子既彙叙歷代稅法而遼代之置銀冶鐵

冶金之利買金銀冶及大定中能金銀坑冶之稅與採買隨處金銀銅冶之法元之鐵冶銅冶銀冶淘金諸政特置官司載於史志者皆畧而不及殊未爲賅備

左司筆記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暻撰暻字西齋太倉人康熙戊辰進士是編乃其官戸部時所作分疆域戸口田地正賦漕運錢法鹽課茶馬關稅雜稅物產三庫十倉常平官俸兵食經費設官廨署雜識二十門所載皆戸部

掌故亦兼及他部事每門叙事俱自漢唐至
國朝其稱左司者據襍識內一條云時官戸部者稱
廣東山西二司爲左右二大司曝適官廣東司而
所摭拾多一曹遺事故以左司筆記名書云
泉刀滙纂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邱峻撰峻有南湖記畧稿已著錄錢譜創自顧
烜見於隋書經籍志其後封演諸人相繼有作並
已散佚今惟洪遵之書存然遵特考其形制繪其
文字而未及於政典沿革之詳峻是書則自遂古

訖於有明典故藝文悉爲採錄分六門一曰沿革二曰利弊三曰建元四曰圖畀五曰官監六曰雜編捜採頗詳亦多考證而編次雜亂無緒亦未分卷葢未成之本也

錢錄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端木撰端木字崑喬上海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諸暨縣知縣此書卷一至卷七具載歴代錢弊并及僞朝僭號所鑄卷八至卷十載錢之不知年代者卷十一專載外國錢名卷十二則敘述古

來作志之人而以洪遵泉志序終焉書中頗引遵
說宋元以後則端木所自蒐羅伏考
御定西清古鑑中錢錄一編圖繪精妙考據典核足折
衷百代無以復加端木葢未及見官書故摭拾殘
賸有此編錄耳
右政書類邦計之屬四十五部二百四十九卷內一部無
卷數皆附存目
馬政志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講撰講字子學遂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

山西提學副使此書乃其嘉靖三年以御史巡視陜西馬政時所作凡茶馬一卷爲目九紀以茶易番馬之制鹽馬一卷爲目七紀納馬中鹽之制牧馬一卷爲目八紀各寺苑監畜牧之制點馬一卷爲目三紀行太僕寺各軍衛稽覈馬匹之制摭敘源委頗詳明史食貨志載講嘗以商茶低僞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蓋亦勤於爲政者然明代茶馬之政至末造而姦商私販官吏冐支其弊不可究詰蠲鹽中馬改爲納銀尤

在實亡亦無裨於邊計志中所列大抵皆具文而

已

歷代武舉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譚吉璁撰吉璁有延綏鎮志已著錄是書敘歷

代武舉之制間引唐宋諸儒奏議參証之如敘唐

試武舉長垜諸例而失載穿札宋武舉之法屢變

其出官之法亦極詳皆畧而不叙又如遼之統和

十二年詔諸道舉有勇健者具以名聞金皇統時

特設武舉之科至貞祐時又賜敕命章服與進士

同例其科特重載於諸史紀志者甚詳亦未及徵引不足以云賅備也

右政書類眾政之屬二部五卷皆附存目

永徽法經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元鄭汝翼撰汝翼字鵬舉河南人喬從善跋謂其束髮讀書學刑名家冈不涉獵得法外意中金朝律科選官刑部檢法遣王辰岸命從居順德州節度趙公識其有平反譽擢詳議中書省辟掾授大理丞後以奉直大夫左三部郎中致仕是書作於

中統癸亥意主發明唐律故名之曰永徽法經自序稱唐永徽因隋制定為十二章三十卷其法詳備金朝嘉尚制科皇統大定權定大畧未成章目道陵救設詳定校定兩所自明昌至太和以隋唐遼宋遺文參定篇目卷帙全依唐制其間度時增損者十有一二遼宋皇統大定文籍更革無存永徽泰和遺文足徵因閱此書以隨欵異同者分析編類庶便於觀覽其目仍用十二章之舊每篇目下有議自李悝以後同異分合前後之次各析其

沿革源流其書則列唐律於前而附金律於後或有或無或同或異或增或減俱詳為之注頗為精覈文淵閣書目載此書一部五冊不著卷數永樂大典所載者併為四卷今從之著錄

至正條格二十三卷 永樂大典本

元順帝時官撰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戶令曰學令曰選舉曰宮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祿令曰倉庫曰廐牧曰田令曰賦役曰關市曰捕亡曰賞令曰醫藥曰假寧曰獄官曰雜令曰

僧道曰營繕曰河防曰服制曰站赤曰榷貨案元史刑法志載元初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書省咨各衙門將原降聖旨條律須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時又以格例條畫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復加損益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制自仁宗以後率遵用之而不及此書據歐陽元序則此書乃順帝至元四年中書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亥

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吏或舞文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編閱新舊條格參酌增損書成爲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書成丞相阿魯圖等入奏請賜名曰至正條格其編纂始末釐然可考元史遺之亦疎漏之一證矣原本卷數不可考今載於永

樂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金玉新書二十七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元時坊本也其書凡大綱三十一門一曰民庶二曰商旅三曰僧道四曰官制五曰州縣六曰監司七曰皇族八曰遣使九曰職任十曰薦舉十一曰選試十二曰推鞫十三曰公吏十四曰軍防十五曰督捕十六曰倉庫十七曰場務十八曰綱運十九曰功役二十曰功賞二十一曰推賞二十二曰職田二十三曰朝覲二十四曰

恩封二十五曰儀制二十六曰禮制二十七曰給賜二十八曰文書二十九曰請給三十曰急遞三十一曰貢獻每門皆以二字爲題中又分子目皆以六字爲題繁複舛亂殊不足觀其曰金玉新書者殆取金科玉律之意立名亦未雅馴也

官民準用七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徐天麟序曰元不尚苛細故不用太和舊例然隨事立法前後所降格例文墨之吏不能盡覩及蒙省臺降令內外衙門編類置

簿檢舉適有好事君子出一編書示余曰官民準用云云則是書乃留心法律者鈔集案牘而爲之非官撰也前列詔勅中分三十二目一曰官制二曰吏員三曰公牘四曰禮儀五曰學校六曰僧道七曰戸役八曰田產九曰婚娶十曰良賤十一曰債負十二曰俸給十三曰錢糧十四曰課程十五曰倉庫十六曰榷禁十七曰鋪驛十八曰軍兵十九曰臺察二十曰訴訟二十一曰警捕二十二曰斷獄二十三曰禁約二十四曰雜犯二十五曰盜

賊二十六曰毆殺二十七曰贓婪二十八曰姦汙二十九曰詐偽三十曰拾遺三十一曰工作三十二附以唐律諸圖葢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即次以吏員又其時三教並重故學校之後即次以僧道也此書明文淵閣書目作四冊不言幾卷今見於永樂大典者凡七卷已合併舊帙非其原數矣

明律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明太祖時敕修初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吳元年

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楊憲陶安等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姦非法意也遂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意書成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然皆隨宜草創未及詳備此書乃

六年之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為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采用已頒舊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者又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然明代斷獄不甚遵用故其書亦罕傳本此猶永樂大典所載明初之舊本也

右政書類法令之屬五部一百十七卷皆附存目

元內府宮殿制作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元代門廊宮殿制作甚詳而其辭鄙俚冗贅不類文士之所爲疑當時營繕曹司私相傳授之本也

造甎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問之撰問之慶雲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工部郎中自明永樂中始造甎於蘇州責其役於長洲窯戶六十三家甎長二尺二寸徑一尺七寸其土必取城東北陸墓所產乾黃作金銀色者掘而運運而晒晒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篩凡七轉

而後得土復澄以三級之池濾以三重之羅築地以晾之布瓦以晞之勘以鐵弦踏以人足凡六轉而後成泥揉以手承以托板研以石輪椎以木掌避風避日置之陰室而日日輕築之閱八月而後成坯其入窯也防驟火激烈先以糠草薰一月乃以片柴燒一月又以棵柴燒一月又以松枝柴燒四十日凡百三十日而後窨水出窯或三五而選一或數十而選一必面背四旁色盡純白無爆紋無墜角叩之聲震而清者乃爲入格其費不貲嘉

靖中營建宮殿聞之往督其役凡需磚五萬而造至三年有餘乃成窯戶有不勝其累而自殺者乃以採鍊燒造之艱每事繪圖貼說進之於朝冀以感悟亦鄭俠繪流民意也其書成於嘉靖甲午而明之弊政已至於此蓋法度陵夷民生塗炭不待至萬歷之末矣

西槎彙草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龔輝撰輝有全陜政要畧已著錄嘉靖時營仁壽宮輝以營繕司主事奉使督木四川得大木五

千餘株板枋如之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輝乃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等狀為十五圖前後各作圖說具奏竟得旨停止後列劄子三篇又附載詩文數首其曰西槎彙草者輝嘗使浙東故此名西槎以別之也其圖說劄子皆剴切酸楚使人感動與張問之造甎圖說相等自當以採木圖說為名不當更贅附詩文名以彙草其編次殊無體例且詩文寥寥數首又皆不工益為無謂矣今仍著錄政書中從所重也

南船紀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沈𢰲撰𢰲有吳江水考已著錄是編乃𢰲嘉靖中以南工部營繕司主事署監督龍江提舉司時所撰按明史兵志太祖於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又命鎮江各府衛造海風船皆江船也又職官志所載各船有黃船遮洋船淺船馬船風快船備倭船戰船諸名內惟遮洋備倭二種爲海中所用故𢰲不之及其餘各船圖形工料數目暨因革與司諸例無不詳悉備載

國朝江寧府設同知一員專管督造戰船參考損益未始非船政之權輿然今昔異宜其制已不盡合矣

水部備考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夢暘撰夢暘字啟明南漳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工部都水司郎中以工曹職掌冗襍又前後多所更革難於稽考因檢校案牘以類編次各立綱目分為職官河渠橋道舟車織造器用權量徵輸供億叢事凡十考末附吏典承行事件書成於

萬歷丁亥

浮梁陶政志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允嘉撰允嘉有吳越順存集已著錄是書皆記江西景德鎮官窰始末凡七條疎畧殊甚後爲景德舊事十四條而昊十九一條重出又時代顛舛容齋隨筆一條以宋事列明後池北偶談一條以

國朝事列宋前殊無條理

右政書類考工之屬六部十八卷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錄類一

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題胡應麟經義會通謂始於唐之李肇案漢書錄七畧書名不過一卷而劉氏七畧別錄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題而何隋志曰劉向別錄劉歆七畧剖析條流各有其序推尋事迹自是以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其文甚明應麟誤

也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爲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並準爲撰述之式惟鄭樵作通志藝文畧始無所詮釋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因之自是以後遂兩體並行今亦兼收以資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學宋志乃附目錄今用宋志之例並列此門而别爲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淆焉

崇文總目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堯臣等奉勅撰蓋以四館書併合著錄者也

宋制以昭文史館集賢爲三館太平興國三年於
左升龍門東北建崇文院謂之三館新修書院端
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秘
閣以別貯禁中之籍與三館合稱四館景祐元年
閏六月以三館及秘閣所藏或謬濫不全命翰林
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等看詳定其存廢訛
謬者刪去差漏者補寫因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
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校正條目討論
撰次定著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

十六卷於慶歷元年十二月已丑上之賜名曰崇文總目後神宗改崇文院曰秘書省徽宗時因改是書曰秘書總目然自南宋以來諸書援引仍謂之崇文總目從其朔也李燾續通鑑長編云崇文總目六十卷麟臺故事亦同中興書目云六十六卷江少虞事實類苑則云六十七卷文獻通考則云六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則據中興書目作六十六卷其說參差不一考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逮南宋時鄭樵作通志始謂其文繁無用紹興

中遂從而去其序釋故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皆云一卷是刊除序釋之後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諸家或不見其原書故所記卷數各異也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畧而作班固已有自註隋書經籍志參考七錄互註存佚亦沿其例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尚間有注文以資考核後來得畧見古書之崖畧實緣於此不可謂之繁文鄭樵作通志二十畧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畧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

寒暖不能鏡中秘之全無以傷乎其上遂惡其害已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是卽高宗詔用樵言刪除序釋之流弊也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目諸家藉爲考證之資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此書則若存若亡幾希湮滅是亦有說無說之明效矣此本爲范欽天一閣所藏朱彝尊抄而傳之始稍見於世亦無序釋彝尊曝書亭集有康熙

庚辰九月作是書跋謂欲從六一居士集暨文獻
通考所載别抄一本以補之然是時彝尊年七十
二矣竟未能辦今以其言考之其每類之序見於
歐陽修集者秖經史二類及子類之半馬端臨文
獻通考所載論說亦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
錄解題皆在通考之前惟公武所見多通考一條
陳氏則但見六十六卷之目題曰紹興改定者而
已永樂大典所引亦即從晁陳二家目中採出無
所增益已不能復睹其全然蒐輯排比尚可得十

之三四是亦較勝於無矣謹依其原次以類補入釐為一十二卷其六十六卷之原次仍注於各類之下又續宋會要載大觀四年五月祕書監何志同言慶歷間集四庫為籍今按籍求之十纔六七宜須其名類於天下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註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云云今所傳本每書之下多注闕字蓋由於此今亦仍之王應麟

玉海稱當時國史謂總目序錄多所謬誤黄伯思東觀餘論有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鄭樵通志校讐畧則全爲攻擊此書而作李燾長編亦云總目或有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今觀其書排籍浩繁牴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滙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真贋核同異固不失爲册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

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附志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讀書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後志二卷亦公武所撰
趙希弁重編附志一卷則希弁所續輯也公武字
子止鉅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
少尹岳珂桯史記隆興二年湯思退罷相洪适草
制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擊之則亦骨鯁之士希
弁袁州人宋宗室子自題稱江西漕貢進士祕書
省校勘以輩行推之蓋太祖之九世孫也始南陽
井憲孟為四川轉運使家多藏書悉舉以贈公武
乃躬自讐校疏其大畧為此書以時方守榮州故

名郡齋讀書志後書散佚而志獨存淳祐己酉鄱陽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書目參校刪其重複摭所未有益爲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爲袁本時南充游鈞守衢州亦取公武門人姚應績所編蜀本刊傳是爲衢本當時二書並行於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書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詳畧希弁以衢本所增乃公武晚年續裒之書而非所得井氏之舊因别摘出爲後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異同别爲考異一

卷附之編末蓋原志四卷爲井氏書後志二卷爲晁氏書並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則希弁家書故兼及於慶元以後也馬端臨作經籍考全以是書及陳氏書錄解題爲據然以此本與經籍考互校往往乖迕不合如京房易傳此本僅注三十餘字而馬氏所引其文多至十倍又如宋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建康實錄汲冢周書之類此志本僅述其撰人時代及卷數而止而馬氏所引尚有考据議論凡數十言其餘文之多寡詞之增損互異者不

可勝數又希弁考異稱袁本吡陵易傳衢本作東
坡易傳袁本芸閣先生易解衢本作呂氏章句今
經籍考所題並同衢本似馬端臨原據衢本採掇
然如丁晉公談錄六祖壇經之類希弁考異稱袁
本所載而衢本所遺者今經籍考實並引晁氏之
說則當時亦兼用袁本疑此書已經後人刪削不
特衢本不可復見即袁本亦非盡舊文故與馬氏
所引不能一一符合歟又前志子部叙錄稱九曰
小說類十曰天文歷算類十一曰兵家類十二曰

類家類十三曰雜藝類十四曰醫家類十五曰神仙類十六曰釋書類而志中所列小說類雞跖集後即爲羣仙會真記王氏神仙傳葛洪神仙傳三種是天文歷算等五類全佚而神仙類亦脫其標目則其他類之殘缺蓋可例推矣然書雖非舊而梗概仍存終爲考證者所取資也

遂初堂書目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尤袤撰袤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簡事迹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

錄解題稱其遂初堂藏書為近世冠楊萬里誠齋集有為袤作益齋書目序其名與此不同然通考引萬里序列遂初堂書目條下知即一書今此本無此序而有毛开一序魏了翁陸友仁二跋其書分經為九門曰經總類周易類尚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論語孝經孟子類小學類分史為十八門曰正史類編年類雜史類故事類雜傳類偽史類國史類本朝雜史類本朝故事類本朝雜傳類實錄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姓氏類史學類

目錄類地理類分子爲十二門曰儒家類雜家類道家類釋家類農家類兵家類數術家類小說類雜藝類譜錄類類書類醫書類分集爲五門曰別集類章奏類總集類文史類樂典類其例畧與史志同惟一書而兼載數本以資互考則與史志小異耳諸書皆無解題檢馬氏經籍考無一條引及袤說知原本如是惟不載卷數及撰人則疑傳寫者所刪削非其原書耳其子部別立譜錄一門以收香譜石譜蟹錄之無類可附者爲例最善間有

分類未安者如元經本史而入儒家錦帶本類書

而入農家琵琶錄本雜藝而入樂之類亦有一書

偶然複見者如大歷浙東聯句一入別集一入總

集之類又有姓名訛異者如玉瀾集本朱槔作而

稱朱喬年之類然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

已無完書惟此與晁公武志爲最古固考證家之

所必稽矣

子畧四卷目錄一卷內府藏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書卷首冠以

目錄始漢志所載次隋志所載次唐志所載次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所載次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皆削其門類而存其書名畧注撰人卷數於下其一書而有諸家注者則惟列本書而注家細字附錄焉其有題識者凡陰符經握奇經八陣圖鬻子六韜孔叢子曾子曾仲連子晏子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戰國策管子尹文子韓非子墨子鄧析子亢桑子鶡冠子孫子吳子范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素書淮南子賈誼新書鹽鐵論論衡太元經新序

說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隱書凡三十八家
其中說苑新序合一篇而八陣圖附於握奇經實
共三十六篇惟陰符經握奇經錄其原書於前餘
皆不錄似乎後人刪節之本未必完書也馬端臨
通考多引之亦頗有所考證發明然似孫能知亢
倉子之僞而於陰符經握奇經三畧諸葛亮將苑
十六策之類乃皆以爲真則鑒別亦未爲甚確其
盛稱鬼谷子尤爲好奇以其會稡諸家且所見之
本猶近古終非焦竑經籍志之流輾轉販鬻徒搆

虛詞者比故錄而存之備考証焉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陳振孫撰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厲鶚宋詩紀事稱其端平中仕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考周密癸辛雜識莆田楊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則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江提舉鶚蓋考之未詳也癸辛雜識又稱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

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二千一百八十餘卷
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云云則振孫此書
在宋末已為世所重矣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為五
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
失故曰解題雖不標經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
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
類凡七實仍不外乎四部之說也馬端臨經籍考
惟據此書及讀書志成編然讀書志今有刻本而
此書久佚僅永樂大典尚載其完帙惟當時編輯

瀬草訛脱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舊謹詳加校
訂定爲二十二卷方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蒐羅遺籍列於四庫之中者浩如淵
海此區區一家之書誠不足以當萬一然古書之
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畧其傳於今者得
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
可廢也原本間於解題之後附以隨齋批註隨齋
不知何許人然補缺拾遺於本書頗有所裨今亦
仍其舊焉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漢書藝文志因劉歆七畧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題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標某某曰者則顏師古所集諸家之說然師古注班固全書藝文特其八志之一故僅畧疏姓名時代所考證者如漢著記即起居注家語非今家語鄧析非子產所殺莊葱奇嚴助之駁文逢門即逢蒙之類不過三五條而止應麟始捃摭舊文各為補註不載漢志全文惟以有所

辨論者摘錄爲綱畧如經典釋文之例其傳記有此書名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易類增連山歸藏子夏易傳詩類增元王傳禮類增大戴禮小戴禮王制漢儀樂類增樂記樂元語春秋類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歸素王妙論法家增漢律漢令縱橫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傳甘氏歲星經石氏星經巫咸五星占周髀星傳歷譜增九章算術五紀論五行增夏氏風角經方增本草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註於下而以不著錄字別

之其間如子夏易傳鬼谷子皆依託顯然而一槩
泛濫不能剗愛又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
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
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
亭名亦未免間失之嗜奇然論其該洽究非他家
所及也

文淵閣書目四卷 內府藏本

明楊士奇編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是編前
有正統六年題本一通稱各書自永樂十九年南

京取來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鈐識備照廢無遺失盖本當時閣中存記冊籍故所載書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冊數而無卷數惟畧記若干部為一櫥若干櫥為一號而已考明自永樂間取南京藏書送北京又命禮部尚書鄭賜四出購求所謂鋟板十三抄本十七者正統時尚完善無缺此書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

凡得二十號五十櫥今以永樂大典對勘其所收之書世無傳本者往往見於此目亦可知其儲庋之富士奇等承詔編録不能考訂撰次勒為成書而徒草率以塞責較劉向之編七畧荀朂之敘中經誠為有愧然考王肯堂鬱岡齋筆麈書在明代已殘缺不完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録亦載

國初曹貞吉為内閣典籍文淵閣書散失殆盡貞吉檢閲見宋槧歐陽修居士集八部無一完者今閣百戢已放失無餘惟藉此編之存尚得畧見一代

祕書之名數則亦考古所不廢也舊本不分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十四卷不知所據何本殆傳寫者以意分析今釐定爲四卷云

授經圖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疑已著錄是編所述經學源流也案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三卷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傳之學其書不傳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嘗溯其宗派各爲之圖亦未能完備且頗有舛訛睦㮮乃因章氏舊圖而增定之首敘授經世系

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名目卷數每經四卷五經共爲二十卷睦㮮自序稱舊爲四卷疑傳寫有脫文也舊無刊板惟黃虞稷家有寫本康熙中虞稷乃同錢塘龔翔麟校而刻之虞稷序稱西亭舊本案西亭即睦㮮之別號先後不無參錯予與龔子蘅圃重爲釐正易則以復古爲先書則以今文爲首其他經傳之闕軼者復取歷代史藝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咸爲補入而近代傳註可傳者亦間錄焉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云云又睦㮮義例

稱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
一千七十一卷虞稷等附註其下稱新增入古今
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
二百一十八卷則虞稷等大有所竄改非復睦㮚
之舊矣今以所竄改者觀之易稱以復古為先而
列子夏易傳賈王弼本非古易也書稱以今文為
首而所列朱子書古經實孔安國本非今文也以
是例推殆未能盡允且睦㮚之作是書大旨病漢

學之失傳因溯其專門授受欲儒者飲水思源故

所述列傳止於兩漢其子勱跋案𦔶字原本譌作奭今改正

亦稱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

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至東京則授受鮮有次第

而經學亦稍稍衰矣故是編所列多詳於前漢云

云其著書之意粲然明白虞稷等乃雜採諸家以

補之與聯檃所見正復相反然朱彝尊經義考未

出以前能條析諸經之源流此書實爲之嚆矢正

不以有所竄亂併其原書而廢之矣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

乾隆四十年奉

勅撰初乾隆九年

命内直諸臣檢閲

秘府藏書擇其善本進呈

御覽於

昭仁殿列架庋置

賜名曰天祿琳琅迄今三十餘年秘笈珍函蒐羅益富

又以

詔求遺籍充四庫之藏苑委叢編嫏嬛墜簡咸出應
昌期因掇其菁華重加整比併
命編爲目錄以垂示方來冠以丁卯
御題昭仁殿詩及乙未
重華宮茶宴用天祿琳瑯聯句詩其書亦以經史子
集爲類而每類之中宋金元明刊板及影寫宋本
各以時代爲次或一書而兩刻皆工緻則兩本並
存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一板而兩印皆精好亦
兩本並存漢秘書有副例也案事見漢書敘傳每書各有

解題詳其鋟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援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論十六篇其十一記鑒識收藏閱玩十二記自古跋尾押署十三記自古公私印記自後賞鑒諸家遞相祖述至鐵網珊瑚所載書畫始於是事特詳然藏書著錄則未有辨訂及此者自錢曾於也是園書目之外別出讀書敏求記述所藏舊刻舊鈔亦粗具梗概不能如是之條析也至於每書之首多有

御製詩文題識並恭錄於傳跋之前

奎藻光華增輝簡冊旁稽舊典自古帝王惟唐太宗有

賦尚書一篇詠司馬彪續漢志一篇宋徽宗有題

南唐舊本金樓子一篇而已未有

乙覽之博

宸章之富

鑒別之詳明

品題之精確如是者臣等繕錄之下盆頌

聖學高深超軼乎三古也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虞稷撰虞稷字俞邰先世泉州人崇禎末流寓上元書首自題曰閩人不忘本也所錄皆明一代之書經部分十一門旣以四書爲一類又以論語孟子各爲一類又以說大學中庸者入於三禮類中蓋欲畧存古例用意頗深然明人所說大學中庸皆爲四書而解非爲禮記而解卽論語孟子亦因四書而說非若古人之別爲一經專門授受其分合殊爲不當樂經雖亡而不據此門則律呂

諸書無所附其刪除亦未允也史部分十八門其

簿錄一門用尤袤遂初堂書目之例以收錢譜蟹

錄之屬古來無類可歸者最爲允協至於典故以

外又立食貨刑政二門則贅設矣子部分十二門

其墨家名家法家縱横家併爲一類總名雜家雖

亦簡括然名家墨家縱横家傳述者俙遺編無幾

併之可也併法家刪之不太簡乎集部分八門其

別集以朝代科分爲先後無科分者則酌附於各

朝之末視唐宋二志之糅亂特爲清晰體例可云

最善惟制舉一門可以不立明以八比取士工是
技者隸首不能窮其數即一日之中伸紙搦管而
作者不知其幾億萬篇其不久而化爲故紙敗燼
者又不知其幾億萬篇其生其滅如烟雲之變現
泡沫之聚散虞稷乃徒據所見而列之不亦傎耶
毋類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書既不賅備又不
及於五代以前其體例特異亦不可解然焦竑國
史經籍志旣誕妄不足爲憑傅維鱗明書經籍志
尤猥明史藝文志稿尤冗雜無緒考明一代著作

者終以是書爲可據所以

欽定明史藝文志頗採錄之畧其舛駮而取其賅贍可

也

經義攷三百卷通行本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己

未薦舉博學鴻詞

召試授檢討入直

內廷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之內已與王士禎聲

價相齊博識多聞學有根柢復與顧炎武閻若璩

頡頏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

御注

勅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

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自述各
一卷其宜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
撰輯未竟也每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其
卷數有異同者則註其書作幾卷次列存佚闕未
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里彝
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惟序跋諸篇與
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又隋志著
錄凡於全經之內專說一篇者如易類之繫辭註
乾坤義書類之洪範五行傳古文舜典禮類之夏

小正月令章句中庸傳等皆與說全經者通敘先後俾條貫易明彝尊是書乃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於例亦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源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贍矣至所註佚闕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彝尊所言不盡可據然

冊府儲藏之秘非人間所得盡窺又恭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蒐羅遺逸嫏嬛異笈宛委珍函莫不秉時畢集圖書之富曠古所無儒生株守殘編目營

掌錄窮一生之力不能測學海之津涯其勢則然固不足爲爇尊病也

右目錄類經籍之屬十一部四百二十四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隋志以下皆以法書名畫列入目錄今書畫列入子部藝術類惟記載金石者無類可歸仍入目錄然別爲子目不與經籍相參盖目錄皆爲經籍作金石其附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錄類二

集古錄十卷 通行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古人法書惟重真蹟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爲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逸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爲

之說至嘉祐治平間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異蓋隨時有所竄定也修自書其後題嘉祐癸卯至熙寧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復摭其畧別爲目錄上距癸卯蓋六年而棐記稱錄旣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成當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蹟跋尾則多係治平初年所書亦間有在熙寧初者知棐之目錄固承修之命而爲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爲書則自宋方崧卿裒聚其蹟刻於廬陵曾宏父石刻鋪叙稱有二百四十六跋陳

振孫書錄解題稱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記則
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餘篇有跋
近日刻集古錄者又為之說曰世所傳集古跋四
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尚無恙
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以三百為二
百以今考之則逾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餘跋之數
蓋以集本與真蹟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宋時
廬陵之刻本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棐記為
疑矣是書原本但隨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修

之自序曰有卷帙而無時世先後蓋其取多而求已也近來刻本乃以時代先後爲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轉有年月倒置更易補正之處錢曾讀書敏求記以爲失其初意然考毛晉跋是書曰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日癸巳石刻爲卷首毛伯敦三銘是作序日後所得宜在卷末卽子棐亦未敢妄爲詮次蓋周益公未能精於考訂云云據此則周必大時之本已按時世爲次則其由來久矣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時代

不復存每卷末之原次則葢爲疎耳今仍依見行

篇次著於錄焉

金石錄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趙明誠撰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歷官知湖

州軍州事是書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

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編排成帙紹興中其妻李

清照表上於朝張端義貴耳集謂清照亦筆削其

間理或然也有明誠自序並清照後序其前十卷

皆以時代爲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目每題下

注年月撰書人名後二十卷爲辨證凡跋尾五百二篇中邢義李證義興茶舍般舟和尚四碑目錄中不列其名或編次偶有疎舛或所續得之本未及補入卷中歟初鋟板於龍舒開禧元年浚儀趙不譾又重刻之其本今已罕傳故歸有光朱彝尊所見皆傳抄之本或遂指爲未完之書其實當日有所考證乃爲題識故李清照跋稱二千卷中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原非卷卷有跋未可以殘缺疑也淸照跋據洪邁容齋四筆原爲龍舒刻本所

不載邁於王順伯家見原稿乃撮述大概識之此本所列乃與邁所撮述者同則後人補入非清照之全文矣自明以來轉相抄錄各以意爲更移或删除其目內之次第又或竄亂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併削每卷之細目或竟佚卷末之後序沿訛踵謬彌失其眞顧炎武日知錄載章邱刻本至以後序壯月朔爲牡丹朔其書之舛謬可以槩見近日所傳惟焦竑從秘府抄出本文嘉從宋刻影抄本崑山葉氏本閩中徐氏本濟南謝氏重

刻本又有長洲何焯錢塘丁敬諸校本差為完善今揚州刻本皆為採錄又於注中以隸釋隸續諸書增附按語較為詳核別有范氏天一閣惠氏紅豆山房諸校本皆稍不及故今從揚州所刊著於錄焉

法帖刊誤二卷內府藏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有東觀餘論已著錄初米芾取淳化閣帖一一評其眞僞多以意斷制罕所考證伯思復取芾之所定重為訂正以成此書前有大

觀戊子自序稱芾疎略甚多或僞跡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潤別稍久帖之類有審其僞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人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其論多確其他亦指摘真僞率有依據末有政和中王珍許翰二跋據珍跋乃伯思官洛

中時觀珍家所藏閣帖作也其書本自爲一編故至今有别行之本諸家書目亦别著錄後其子訪乃編入東觀餘論中耳湯垕畫鑒曰宋人賞鑒精妙無如米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後有黄伯思長睿者出作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僕從而辨析其詳作法帖正誤專指長睿之過今未見垕書不知所正者何誤然垕亦空談鑒别而不以考證爲事者恐所正亦未必確也

法帖釋文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劉次莊撰次莊字中叟長沙人崇寧中嘗官御史曹士冕法帖譜系云臨江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劉殿院次莊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窓牖牆壁題寫殆徧臨江郡庫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觀二書所記則次莊之作法帖釋文本附註石刻之中未嘗別爲一集此本殆後人於戲魚堂帖中鈔合成帙而仍以閣本原第編之者也陳

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武岡人嘗傳刻絳州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又取劉本分入二十卷中有帖所無者增附之蓋絳帖本閣帖而廣之故立中釋文亦因次莊釋文而廣之與此又別一書矣

籀史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

上卷今藏彝家所著錄皆自昔相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鼎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爲多實非專述鼎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爲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爲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爲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

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爲一書而士禎以爲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隸釋二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洪适撰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饒州鄱陽人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事蹟具宋史

本傳是書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時也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誌其墓道云耽嗜隸古為纂釋二十七卷者即指此書其弟邁序婁機漢隸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又适自跋隸續云隸釋有續凡漢隸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隸釋後云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illegible]刊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

然乾道三年洪适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譯其
文又述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
能跋云公頃帥越嘗晳䆒漢隸一百八十九爲二
十七卷是二跋皆與是書符合則其自題曰淳熙
隸釋者乃兼後所續得合爲一編今其本不傳傳
者仍隸釋隸續各自爲書此本爲萬歷戊子王鷺
所刻凡漢魏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
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目錄一卷趙明誠金石
錄三卷無名氏天下碑錄一卷與二十七卷之數

合每碑標目之下具載酈歐趙三書之有無歐趙
之書第撮其目不錄其文而是書爲考隸而作故
每篇皆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爲某字則具疏
其下兼核其關切史事者爲之論證自有碑刻以
來推是書爲最精博其中偶有遺漏者如衛尉卿
衡方碑以寬懍爲寬慄以聲香爲馨香以卲虎爲
召虎以犹爲庬詗爲謐以兊長兊君爲克長克君
以謇謇爲蹇蹇以樂旨爲樂只白石神君碑以幽
讚爲幽贊以無畺爲無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均

舉其疏又其小有紕繆者如鄭固碑逡遁退讓适引秦紀逡巡遁逃釋之按管子桓子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蓋巡與循同而循轉為遁集古錄云遁當為循其說最協适訓為遁逃殊誤武梁祠堂畫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後建祠堂雕文刻畫之語遂定為武梁祠堂按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畫像文中有魯莊公字不諱改嚴則當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錄作武氏石室畫像較為詳審适未免牽合其詞至唐扶頌分鄉

之治語按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陸德明釋文曰陝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則古有以分陝爲郟者适以爲用字之異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未分褒左姬據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水柒渠字皆作柒隸從柒省去水爲未适以爲即木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楊君石門頌楊愼譏其不識遂字攷之碑文正作鑿石別無遂字是則愼杜撰之文又不足以爲适病矣

隸續二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洪适撰。适既為隸釋，又輯錄續得諸碑，依前例釋之，以成是編。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邁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為刻四卷於蜀，其後二年己亥德清李彥穎又為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為刻二卷於江東倉臺，蒐其板歸之越，前後合為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适復合前隸釋為一書，屬越帥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謂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命掾史輯舊

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世無傳本隸釋尚有明萬歷戊子所刻隸續遂幾希散佚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含經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吳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适弟邁後序云云蓋自彝尊始合兩家之殘帙參校成編後刊板於揚州即此本也據倫頁能跋云續有得者刻之十卷曰隸續既壘於板復冥搜旁取又得

九卷則當時所刻實止一十九卷朱彝尊因疑其餘二卷是所謂隸韻隸圖者然洪邁跋稱亦旣釋之而又得之列於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則隸續當亦如隸釋之體專載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載碑圖第七卷載碑式第八卷又爲碑圖第九卷十卷闕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載碑文第二十一卷殘闕不完而适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蓋前後叅錯已非當日原書之舊矣考彝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所刻𢦤今所行

揚州本訛誤差少然殘闕太甚今仍錄揚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詳校異同其殘闕者無可考補則姑仍之焉

絳帖平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姜夔撰夔字堯章鄱陽人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絳本舊帖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者世稱潘駙馬帖又稱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逐卷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别今夔所論每卷字號與士晁所說相合然則夔所得者即東庫本也宋之論法帖者米芾黄長睿以下互有疎密夔欲折衷其論故取漢官廷尉平之義以名其書前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觀是書考据精博可謂不負其言惟第五卷内論智果書梁武帝評書語武帝藏鍾張二王書嘗使虞龢陶隱居訂正按虞龢宋人其上法書表在宋孝武帝之世去梁武帝甚遠斯則考論之

偶疏耳據墨莊漫錄其書本二十卷舊止抄本相

傳未及雕刻所載字號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亡

佚十四卷竟不可復得然殘珪斷璧終可寶也

石刻鋪叙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稱鳳墅逸客廬陵人

是書雖遠引石經及秘閣諸本而自述其所集鳳

墅帖特詳凡所徵摭皆有典則而藏書家見者頗

稀

國朝初年朱彝尊得射瀆抄本自爲之跋有珊瑚木

難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蓋猶其手迹然跋中謂宏父名惇以字行則未免舛誤考宋有兩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爲曾布之孫曾紆之子後人避寧宗諱多以字行遂與此宏父混而爲一實則與作此書者各一人也跋又謂陳思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此考鳳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間鋪叙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叢編則成於紹定辛卯實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預見曾刻彝尊亦偶

誤記也近厲鶚等刻南宋雜事詩直題此書為曾
惇撰是又承彝尊之譌矣

法帖譜系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曹士冕撰按書史會要士冕字端可號陶齋昌
谷之後昌谷為曹彥約別號則都昌人也其仕履
無考惟三山木板帖條下自稱三山帥司庫有歷
代帖板本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尙及見之之語絳
本舊帖條下有淳祐甲辰霅川官滿之語蓋由幕
僚而仕州郡者耳其書序宋代法帖源流首為譜

系圖上卷淳化法帖以下為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本淳熙修內司本大觀太淸樓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慶歴長沙帖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家本長沙新刻本三山木板黔江帖北方印成本烏鎮本福清本澧陽帖鼎帖不知處本長沙别本蜀本廬陵蕭氏本凡二十二種下卷絳本舊帖以下為東庫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又一本武岡舊本武岡新帖福清本烏鎮本彭州本資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種蓋以淳化

閣帖為大宗而絳帖為別子諸本皆其支派也每

條敘述摹刻始末兼訂其異同工拙頗足以資考

證書史會要稱士晃博參書法服習蘭亭宜其鑒

別不苟矣古今法帖皆搨本惟此書載有印本法

帖亦廣異聞書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以書中

自記考之蓋霅川官滿之第二年也

蘭亭考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台陸游

之甥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蘭亭博議十五卷

註曰桑世昌撰蘭亭博議跋曰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刻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盡著色畫也書錄解題又載蘭亭考十二卷註曰即前書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迹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

炳如為之序及其刋也其子似孫主為删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缺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云云是此書經高似孫竄改已非世昌之舊矣今未見博議原本無由驗振孫所論之是非然是書為王羲之蘭亭序作集字為文其事無預於羲之義之他書其事無預於蘭亭似孫所删深合斷限振孫亦不能不以為當也其中評議不同者如或謂梁亂

蘭亭本出外陳天嘉中為智永所得又或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此蘭亭真蹟流傳之不同也又如或謂石晉之亂棄石刻於中山宋初歸李學究李死其子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祁為定武帥出公帑買之置庫中又或謂有遊士攜此石走四方其人死營妓家伶人取以獻宋祁又或謂唐太宗以搨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世號定武本薛紹彭見公厨有石鎮肉乃別刻石易之此又定武石刻流傳之不同也其据王羲之生於

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則蘭亭修禊時年五十有

一辨筆陣圖所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之誤是

矣然前卷既引王銍語以劉餗之說爲是而又云

於東壁閱高似孫校書畫見蕭翼宿雲門留題二

詩云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語則雜錄舊文亦

未能有所斷制至八法一門以書苑禁經諸條專

屬之蘭亭尤不若姜夔禊帖偏傍考之爲精密是

以曾宏父陶宗儀諸家皆稱姜攷而不用是書然

其徵引諸家頗爲賅備於宋人題識援据尤詳世

昌之原本既佚存此一編尙足見禊帖之源流固不得以陳氏之排擊遽廢是書矣

蘭亭續考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松撰松字壽翁案俞庭椿亦字壽翁二人同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實非一人謹附識於此自署曰吳山盖錢塘人後有自跋稱甲辰書於景歐堂蓋淳祐四年也其仕履無考惟高宗臨本跋內有承議郎臣松之語其終於是官與否亦莫得而詳焉是書蓋繼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續考跋內所稱近歲士人作蘭亭攷凡數萬言名流

品題登載畧盡者即指世昌之書然書中體例與世昌迥異上卷兼載松所自藏與他家藏本下卷則皆松所自藏經李心傳題跋者其跋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題以宋史心傳本傳考之蓋其罷祠之後寓居臨安時也前卷所載跋語知辨永嘉之誤而仍沿筆陣圖所云羲之三十三歲書蘭亭之說其無所斷制與世昌相等然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其跋語條暢不類董逌翟之晦澁則賞鑒家固亦取之至心傳諸跋尤熟於史事如宋

祁墓碑靑社謚法諸條皆足以備攷核非徒紀書畫也又宋史忠傳本傳載其淳祐元年罷祠而其初入史館因言者論罷則不載其歲月今是書跋內有紹定之季罷史職歸嵩居語則知其罷在紹定末年亦足以補史闕焉

寶刻叢編二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陳思撰思臨安人所著小字錄前有結銜稱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秘書省蒐訪又有海棠譜自序題開慶元年則理宗時人也是書蒐錄古

碑以元豐九域志京府州縣爲綱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編纂未詳所在者附於卷末兼採諸家辨證審定之語具著於下今以元豐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參核其中改併地名往往未能畫一即卷内所載與目錄所題亦不盡相合如目稱鎮江而卷内稱潤州目稱建康而卷内稱昇州之類不一而足蓋諸家著錄多據古碑之舊額思所編次又皆仍諸家之舊文故有是訛異至於所引諸說不稱某書某集但稱其字如蔡君謨王

厚之之類又有但稱其別號如碧岫野人養浩書
室之類茫不知爲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習然
當南北隔絶之日不得如歐趙諸家多見拓本而
能紬繹前聞博稽方志於徵文攷獻之中寓補葺
圖經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時因志地而兼志碑
刻者莫詳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槩屬
闕如惟是書於諸道郡邑綱分目析沿草釐然較
象之特爲賅備朱彝尊嘗欲取所引隸續諸條以
補原書二十一卷之闕今考所引如曾南豐集古

錄施氏大觀帖總釋序集古後錄諸道石刻錄復齋碑錄京兆金石錄訪碑錄元豐碑目資古紹志錄諸種今皆散佚不傳猶藉是以見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鴈塔唐人題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則他書所不載而亦藉是書以覘其大凡亦可云有資考證者矣鈔本流傳第四卷京東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鳳路河東路十二卷淮南東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並已闕佚十五卷江南東路饒州以下至江

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錯入京東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諸碑其餘亦多錯簡如魏三體石經遺字條下文義未竟忽接石藏高紳家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云云乃是王羲之書樂毅論跋語傳寫者竄置於是朱彝尊經義攷於刋石門內魏石經條下引歐陽棐趙明誠石藏高紳家云云蓋未詳究原書故沿其誤今一一釐正其闕卷則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焉

輿地碑記目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華人嘗知江寧縣所作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編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畧於下起臨安訖龍州皆南渡後疆域其中頗有考訂精確者如鎮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記作於漢興平初年知其非鍾會書嘉定府移水記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書台州臨海慶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義烏真如院諸碑福州烏石宣

威感應王廟碑並書會同則知吳越實曾用契丹年號皆確有證據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軍已載之又載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鎮江府既兩載又載於江陰軍又載於昌州又如嶽州則載歙州折絹本末一事澧州則載柿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志無涉頗屬不倫又思州下獨載夏總幹墓誌畧一篇大書附入體例更爲龐雜然所採金石文字與他書互有出入可以訂正異同而圖經輿記亦較史志著錄爲詳雖殘缺之本要未嘗無

裨於考證也

寶刻類編八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藝文志不載其名諸家書目亦未著錄惟文淵閣書目有之然世無傳本僅見於永樂大典中核其編養次第斷自周秦迄於五季並記及宣和靖康年號知爲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寶慶初始改筠州爲瑞州而是編多以瑞州標目則理宗以後人矣其書爲類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

曰姓名殘缺無類以人名爲綱而載所書碑目其下各係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類取歷官先後之見於石刻者臚載姓氏下方以備參考詮次具有條理其間如書碑篆額之出自二手者即兩係其人近於重複又如歐陽詢終於唐而係之隋郭忠恕終於宋而係之五季祗就所書最初一碑爲定時代歲月前後未免混淆於體例皆爲未密然金石目錄自歐陽修趙明誠洪适三家以外惟陳思寶刻叢編頗爲該洽而又多殘佚不完獨此書蒐

採贍博敘述詳明覗鄭樵金石畧王象之輿地碑
目增廣殆至數倍前代金石著錄之富未有過於
此者深足爲考據審定之資固嗜古者之所取證
也原本屢經傳寫訛脫頗多謹詳加訂證釐次如
左其名臣類十三之三永樂大典原闕故自唐天
寶迄肅代兩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舊焉

古刻叢鈔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前後
無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種漢一後漢二晉一

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
無年月者六皆全錄其文以原額爲題無所考辨
亦無先後次序蓋隨得隨抄非著書也然所載諸
碑傳於世者甚罕惟漢建平郫縣刻石見於隸續
漢隸字源唐薛王府典軍李無慮墓誌見於金石
錄其餘如宋之臨澧侯劉襲墓誌梁之永陽敬太
妃王氏墓誌唐之汝南公主墓誌尉州刺史馬紆
墓誌多與史傳相發明又載唐八曹汾等別東林
寺徐浩題寶林寺及謁禹廟釋元孚與王謩遊天

台詩共七首亦前代錄唐詩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於後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其幸而存者不貴存目貴錄其文而後可傳於無窮故洪适隸釋隸續暨金石集古諸錄更爲有資於考證是書撫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補金石家之缺漏即讀史談藝亦均爲有所裨矣

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朱珪編珪字伯盛崑山人舊本或題曰元人觀其首列洪武二年崑山城隍神誥升於元代璽書

之上即徐堅作初學記以唐太宗詩冠前代諸詩之例又顧阿瑛至洪武中尚隨其子徙臨濠而書中有其墓誌銘其爲明人確矣稱元人者誤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楊維楨爲作方寸鐵志鄭元祐李孝光張翥陸友仁謝應芳倪瓚張雨顧阿瑛諸人亦多作詩歌贈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鐫編爲此集題曰名蹟者其序謂取穆天子傳爲名蹟於弇茲石上之義考穆天子傳稱乃爲銘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銘不作名珪殆以說文

無銘字故改銘為名然銘非弇茲至所稱乃記其迹於弇山之石又無名字不知珪所據何本也漢代諸碑多不著撰人書人刻工尤不顯名氏自魏受禪碑𨚗鄲淳撰文梁鵠書鍾繇刻字是為士大夫自鐫之始歐陽修趙明誠等輯錄金石僅標題跋尾而已自洪适隸續備列碑文是為全錄刻詞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輯其文為一書則古無此例自珪是編始也首誥一篇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蓋尊帝王之作不敢與臣庶相雜雖篇頁無

多而自爲一卷用元好問中州集冠以御製兩頁自爲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記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狀一篇壙志二十三篇墓誌銘二十四篇雜刻字畫二十六種末爲附錄一卷則皆一時贈言也原目註缺者凡石室銘三佳銘靈槎詩柯敬仲題桃花鳥詩四篇今有錄無書者又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碑八篇記十四篇碣一篇行狀一篇壙誌十四篇墓誌銘二篇雜刻六種其元故處士易府君壙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壙志

前而目錄列青陽村塲與史沈公壙誌後又金粟
道人顧君墓誌銘後有故王子厚墓誌銘一篇而
目不載蓋傳寫訛脫非其舊本矣魏張晏注史記
儒林傳據伏生碑知其名勝晉灼注漢書地理志
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之陰其日陽者兼取河
水在其陽之義唐司馬貞注史記高祖本紀據班
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媼當爲母溫宋方崧卿作韓
文舉正亦皆以石本爲據而歐陽趙洪諸家以碑
證史傳舛譌者尤不一而足是編所錄皆垚手鈔

固愈於年祀綿邈搜求於磨滅之餘者如元末郭翼諸書載其洪武中出爲學官非得是書載盧熊所作翼墓誌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嘗改節仕明也足見其有資考證矣

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暐撰暐字耀卿河南人宏治中官蘇州通判與吳縣知縣鄺璠舉人浦應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彙而錄之自學校官宇倉驛水利橋梁以及祠廟寺觀諸碑碣分類編輯區爲七目凡一百餘

篇皆具載全文用朱珪名蹟錄之例採輯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隱考核舊聞故歐陽趙洪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編以漢唐舊跡多見諸書獨取明初諸碑體例雖不免少隘然其所錄如濟農永農倉諸記則備陳積貯之經許浦湖川塘諸記亦具列疏濬之要皆取其有關郡中利獘者而於頌德之文諛墓之作並删而不登其用意頗為謹嚴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載獨賴此以獲傳者亦頗足為守土者考鏡之資以是作輿記外篇固

未嘗無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是書仿隸釋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輯編次各為辨證凡周刻二秦刻六漢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錄原文其剝落不完者則取洪适隸釋補之不盡據石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論其載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不知隸釋所錄但有碑陰而無兩側乃誤合兩側於碑陰更譏洪适之闕漏又論

其所釋兩側之文以河南匽師爲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爲侯成亥父舛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內斿字下一字石鼓作𨐌薛尚功作憂此乃作夏會稽石刻無辠之辠即罪字此作辜字書體頗誤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譜既字下有平字與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註闕文疎畧亦往往而有然所錄碑刻具載全文今或不能悉見金石文跋尾謂所載貞元九年姜嫄公劉廟碑今已損失三十餘字是亦可備參核矣穆別有南濠文畧

六卷其後二卷即此書所載諸碑跋盡用集古錄跋尾編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釋文考異十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顧從義撰從義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詔選善書者入直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隆慶初以預修國史成擢大理寺評事此乃所作淳化閣帖釋文於前人音注辨其訛謬析其同異依帖本原次勒爲十卷手自繕寫而刊行之閣帖自米芾黄長睿

而後匯而考訂者寥寥無幾從義始參彙羣說樹成一編評書者毎以為据然考證頗疎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羅雖廣而精審未臻今恭逢我

皇上幾暇臨池折衷藝苑特取

內府所儲閣帖遴其淳化四年賜畢士安者為初搨

最佳之本

命內廷諸臣詳加校訂遴工摹勒復還舊觀其間蒐集

諸家釋文至為賅備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

睿鑒勘核精詳凡從義之說其是者已悉資採取其誤

者亦已駁正無遺是書原不過自等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頗有可取者故仍錄而存之以不沒其薈稡之功焉

金石林時地考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趙均撰均字靈均吳縣人寒山趙宧光之子也宧光六書之學雖强作解事所著說文長箋頗爲論者所非而篆隸筆法尚能講解故均承其家學亦喜蒐求金石是編取東觀餘論宣和書譜金石略墨池編集古錄隸釋金石總要蔡竹堂碑目王

世貞金石跋以及各家書目所載與近代續出耳
目所及者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編次郡省分別
時代以便訪求其中如南直隸唐御史君德
政碑等五種頗有疎漏福建玉枕蘭亭作褚遂良
書之類亦不免失於考核然亦有足訂他書之訛
者明代去今未遠較陳思所記固多可依據也

石墨鐫華六卷附錄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趙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萬歷乙酉舉人崡家
近漢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復好事時挾楮墨訪搨

並乞於朋友之宦遊四方者積三十餘年故所蓄舊碑頗夥自序稱所收過於都穆楊慎而視歐陽修才三之一視趙明誠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歐趙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種其曰石墨鐫華者取劉勰文心雕龍誄碑篇句以所收有石無金故也每碑目錄之下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各註其地金元國書世不多見亦仿集古錄摹載鐘鼎之例鉤勒其文體例頗為詳備惟所跋詳於筆法

而略於考證故岣嶁碑比干墓銘之類皆持兩端而所論筆法於柳公權蔡襄蘇軾黃庭堅皆有不滿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時題識語有出入自集古錄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獨為㮚咎也至所載古碑頗多未備則由㮚本貧士其力止於如斯觀附錄二卷所載三記及詩其求索之勞亦云備至不必以掛漏為譏矣

金石史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華州人平生喜談金石

之文所居沚園在白厓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墄碣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蓋迂僻好異之士也與同時盩厔趙崡皆以搜剔古刻爲事崡著石墨鐫華宗昌著此書而所載止五十種僅及趙書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餘而以宋繹州夫子廟記一篇間雜其中殆倣原本集古目錄不敘時代之例歟其論石鼓文主董逌廣川書跋之說據左傳定爲成王所作已爲好異又謂以石爲鼓無所取義石又不

類鼓形改爲岐陽石碣文則乖僻更甚矣其論嶧山碑一條引唐封演說謂其石爲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燾又排倒之何一石而兩遭踣云云考封演聞見記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無曹操排倒之語殆宗昌所見之本或偶脫太字因誤讀爲魏武帝遂謬云兩次排倒其援引疎舛亦不足據然宗昌與趙崡均以論書爲主不甚考究史事無足爲怪觀其論衡岳碑比干墓銅盤銘季札碑天發神讖碑碧落碑諸

條皆灼指其偽頗爲近理其論懷仁集聖教序勝於定武蘭亭蓋出於鄉曲之私自矜其關中之所有不爲定論故後來孫承澤深不滿之然承澤作庚子銷夏記其論列諸碑實多取此書之語則固不盡廢宗昌說也惟其好爲大言冀以駭俗則明季山人譎誕取名之慣技置之不問可矣

欽定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乾隆三十四年

詔以

內府所藏宋畢士安家淳化閣帖賜本詳加釐正重
勒貞珉首冠以
御題寓名蘊古四字及
御製淳化軒記
命諸臣校正摹勒
諭旨末載原帖舊跋及諸臣書後其中古帖次第一從
舊刻而於朝代之先後名字之標題皆援證史文
裁以書法俾不乖於春秋之義每卷皆恭摹
御筆論斷昭示權衡又參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

顧從義王澍諸說而以大觀太清樓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釋文於字旁復各作訂異以辨正是非別白疑似誠爲墨林之極軌書苑之大觀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簡以石刻貯在

禁庭自

宣賜以外罕得仰瞻乃恭錄釋文請以聚珍板摹印俾共窺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間遂衣被於海內考張彥遠法書要錄末有右軍書記一卷所載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並一一爲

之釋文劉次莊之釋閣帖蓋即以是爲藍本然彥
遠書傳寫多訛次莊書至南北宋間陳與義已病
勑作法帖釋文刊誤一卷今附刻韋續墨藪之末
則次莊所釋不盡足據可知矣諸家雖知其有訛
而辨訂未能悉當遞相駁詰轉益多歧恭逢我
皇上天縱聰明游心翰墨裁成頡籀陶鑄鍾王
訓示儒臣詳爲釐定書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臨池者
之幸抑亦漢晉以來能書者之至幸矣

求古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性好遠遊足迹幾徧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見方志者不錄現有拓本者不錄近代文集尚存者不錄上自漢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種每刻必載全文蓋用洪适隸釋之例仍皆誌其地理攷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隸一一註釋其中官職年月多可與正史相參如茶荼準准張洰等字亦可以補正字書之訛炎武別有金石文字記但載跋尾不若此編之詳明也惟曹全

碑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後漢書考之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閒不得有丙辰頗疑是碑之僞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長歴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爲月之二十一日癸亥爲月之二十八日實無庚寅併證以譙敏碑稱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靈帝本紀及五行志並稱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數一一相符乃本紀之誤非碑之僞炎武猶未及詳辨是

則考證之偶疎耳

金石文字記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謂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今觀其書裒所見漢以來碑刻以時代爲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證據今古辨正訛誤較集古金石二錄實爲精核亦非過自標置也所錄凡三百餘種後又有炎武門人吳江潘耒補遺二十餘種碑字間有異者又別爲摘

錄於末亦猶洪适隸釋每碑之後摘錄今古異文某字爲某之遺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嘗摘其舛誤六條一曰齊隴東王孝感頌炎武未見其碑額臆題爲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尚碑本無刻石年月炎武誤記爲開成六年正月且未考開成無六年一曰元賜冥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誤以爲無押字一曰周中書侍郎平章事景範碑本行書而炎武以爲正書本題孫崇望書而炎武失載其名皆中其失

一曰後漢蕩陰令張遷頌炎武誤以旣且二字合爲暨字一曰後漢州從事尹宙碑書鉅鹿爲鉅鏕證以廣韻注後魏弔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鉅鏕炎武誤謂不當從金案張遷頌碑拓本旣且二字截然不屬炎武誠爲武斷然字畫分明而文義終不可解當從闕疑金石文跋尾所釋亦未爲至確至於鉅鹿之鹿自史記以下古書皆不從金說文亦不載鏕字自玉篇始載之其爲顧野王原本或爲孫強所加或爲宋大廣益會玉篇所竄入已均不

可知然其註曰鉅鹿鄉名俗作鏕則從金實俗書

具有明證北朝多行俗字顔氏家訓嘗言之此書

亦頗摘其訛北魏人書似不可據爲典要廣韻注

尤不甚可憑如開卷東字註謂東宫複姓齊有大

夫東宫得臣亦可據以駁左傳乎是固未足以服

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僞謂不足儕於二雅未免

勇於非古釋校官之碑謂東漢時有校官亦未免

疎於考據是則其失之臆斷者耳然在近世著錄

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燦然明白終未能或之先也

石經考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考石經七種裴頠所書者無傳開元以下所刻亦無異議惟漢魏二種以後漢書儒林傳之訛遂使一字三字爭如聚訟歐陽修作集古錄疑不能明趙明誠作金石錄洪适作隸釋始詳爲核定以一字爲漢三字爲魏然考證雖精而引據未廣論者尚有所疑炎武此書博列衆說互相參較其中如據衛恒書勢以爲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所書又據周書宣帝紀隋書劉焯傳以正經籍

志自鄴載入長安之誤尤爲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洪适隸續尚有漢儀禮一碑魏三體石經數碑又開封石經雖已汨於河水然世傳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則千慮一失耳

石經考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聲韻源流考已著錄石經之沿革異同唐宋以來論者齟齬不一崑山顧炎武始輯諸家之說爲石經考實有搬始之功斯同是編悉載炎武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

衍賾逌諸家之論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記亦間附以已見雖不若杭世駿石經考異之詳辨而視顧氏之書已爲較備且炎武詳於漢魏而畧於唐宋斯同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詳又斯同雖在世駿前而世駿作考異時未見此書故此書之所詳者考異或轉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書參互考証其事乃備固未可偏廢其一也

來齋金石考三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錄金石之文嘗

游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又攜拓工歷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當時稱其好事是編乃總錄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漢十九魏一吳一晉五梁一後魏三北齊一後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據目見者書之中間辨證大抵取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而頗以已意爲折衷多所考據又錄唐諸帝御書碑十四種獨斥武后不與亦深合排抑僭僞之義惟首列夏禹峋嶁碑載其友劉體石說謂當在祝融峰頂未免失之好奇又

於各碑後載入賦詠詩篇亦非歐趙以來題跋之體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尚頗詳審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陽石刻集記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葉封撰封字井叔黃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縣時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為名考此書初出之時顧炎武潘耒皆嘗譏之炎武之言曰開母廟石闕銘重曰二字出楚辭遠

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爲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日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未之言曰太安二年後魏中嶽廟碑今在登封縣天寶十四載少陵寺還天王師子記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此其說誠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記采此記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說嵩金石類亦全用此記古今金石之書其備載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隸釋隸續在明惟陶宗儀之古刻叢鈔

朱珪之名蹟錄都穆之金薤琳瑯在
國朝惟顧炎武之求古錄陳奕禧之金石遺文錄葉
萬之續金石錄其餘不過題跋而已此書錄取碑
文便於參考漢嵩山太室神闕銘開母廟石闕銘
少室神道石闕銘以及唐之則天封祀壇碑夏日
遊石淙詩歐陽趙洪皆失載而此記能收之洪書
但載漢魏歐趙二錄僅迄五代此書載及宋金元
明東魏嵩陽寺碑文東譌東矩譌短馴譌廵苑譌
菀洋譌庠此書能是正之王士禎蠶尾集有封墓

誌稱其精爾雅說文訓詁工於篆隸又稱其手輯嵩志二十一卷復旁求漢唐以來碑板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則當時亦重其書矣

觀妙齋金石文考畧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彝尊吉金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歸於光暎遂裒輯所得集諸家之論而爲此書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復序

稱其不減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間有參差揹拄且無論說不及此書之有條理而吉金貞石志久無成帙或疑爨尊當日本未成書然此書內乃有引吉金貞石志一條則或存其殘藁之什一未可知也所採金石之書凡四十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六十種可謂勤且博矣惟於瘞鶴銘不引張弨釋文於天發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釋文蘭亭序不引俞松續考是爲漏畧耳自昔著錄金石之家皆自据見聞爲之評說惟宋陳思寶刻叢

編則雜取金石錄復齋碑錄諸書薈稡為之是書亦同此式每條下各注所出之書間有光㬭自識者什一而已金石著錄之富無過歐陽趙洪三家而是書於隸釋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錄所引亦不甚詳至隸續暨婁機漢隸字原則皆未之及蓋諸書以攷證史事為長而是書則以品評書迹為主故於漢隸則宗鄭籛之評於唐碑則取趙崡之論雖同一著錄而著書之宗旨則固區以別矣

分隸偶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經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自酈露以前皆引據諸書惟如玉不著載何書則經所自增矣集錄金石之書梁元帝所輯不可見歐趙以下罕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晰有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所有二十一種

而考證剔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分為二隸即今楷書八分即古隸書以八分為隸趙明誠已譏之

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於漢碑無不名八分以楷為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題跋以辨別真偽然芾精於賞鑒特據其筆跡以意斷之而已雖錙銖不爽究未能確指其

所以然也大觀中黃伯思作法帖刋誤始援據史
籍訂其舛迕徵實有據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
中上海顧從義更細勘其字畫曲折如姜夔校蘭
亭序之例
國朝何焯更攈姜夔絳帖平增註其上而徐葆光又
雜採諸書附益之於是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
備渊作是編復研究諸說衡其當否兼米黃顧三
家之意而用之以史傳正譌誤以筆跡辨依託而
行欵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

原目分爲十卷又別爲古今法帖考一卷淵閣帖之緣起及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筆法一卷併附其後雖其考正鑒別析疑辨訛不足窺欽定釋文之萬一而大略之造擘自椎輪泰山之高不辭土壤如是編者固亦不妨旁資參證爾

竹雲題跋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

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緜結銜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竇臮爲竇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訛字靈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真卿宋廣平碑考異

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未考祭姪文當㑹爻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葉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謂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𥳑蔣衡而自稱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

金石經眼錄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運震有空山堂易解已

著錄峻字千峰郃陽人工於鐫字以販鬻碑刻爲業每裹糧走深山窮谷敗墟廢址之間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錄與雖錄而非所目擊未能詳悉言之者皆據所親見繪其形狀摹其字畫併其剝蝕刓缺之處一一手自鉤勒作爲縮本鐫於棗板纖悉逼真自太學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顏氏所藏漢無名碑陰爲數四十有七運震各係以說詳其高畀廣狹及所在之處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畧訓釋雖所收頗狹而較向來金石之書或僅見

拓本或僅據傳聞者特爲糾核書成於乾隆元年峻自爲序後迎震又即峻此書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紀功碑改名金石圖迎震來至西域僅得糢糊拓本所摹頗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說後各贅以贊亦爲蛇足峻復自益以唐碑別爲下卷體例迥然各別尤病糅雜今以此本著錄而續刻之本則別存目焉

石經考異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編因顧炎

武石經考猶有採摭未備辨正未明者乃爲糾訛補缺勒爲二卷上卷標十五目曰延熹石經曰書碑姓氏曰書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曰魏文帝典論曰漢魏碑目同隋書經籍志正誤曰鴻都學非太學曰魏太武無刻石經事曰顧考脫落北齊二條曰唐藝文志載石經與隋志不同曰唐石臺孝經曰唐石經曰張參五經文字下卷標三目曰蜀石經曰宋開封石經曰宋高宗御書石經考證皆極精核前有厲鶚全

祖望符元嘉序三首鶚序稱其五經六經七經之
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
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
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
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而又引何休公羊傳註證
漢石經爲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爲三
字以補世駿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畧晉書隋志
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
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經事與世駿之說互存參考

而汪祚趙信符曾諸人復各抒所見互相訂正今並列於書中蓋合數人之力參訂成編非但據一人之聞見其較顧炎武之所考較爲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成都石刻稱論語九經孟子爾雅較晁公武曾宏父所記少一經亦嘗爲辨正世駿乃偶遺不載是則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右目錄類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隋志以秦會稽刻石及諸石經皆入小學宋志則金石附目錄今以集錄古刻條列名目者從宋志入目錄其博古圖之類因器具而及款識者別入譜錄石鼓文音釋之類從隋志別入小學蘭亭考石經考之類但徵故實非考文字則仍隸此門俾從類焉